

國學小叢書

中國八大詩人

胡懷琛編

80-928

國學小叢書

編者 胡懷琛
編輯主幹 王岫廬

中國八大詩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Studies in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EIGHT GREAT CHINESE POETS

By

HU HUAI CH'ÊN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Jan., 1925

3d ed., July, 1927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Price:
\$.30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初三版

國學小叢書 中國八大詩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懷琛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 盧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廈門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自序

我在介紹這八位詩人給讀者以前，我要先說幾句應該說的話：

第一：我不是說中國只有這八位詩人，不過以爲這八位頂重要罷了。

第二：八位之中，各有一種特色。我並不曾戴了我自己的眼鏡，去看他們。各人的好處，雖則有時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並不去此取彼，或去彼取此。

第三：是以他們生存的時代前後爲次序的。

第四：每一個人做一篇，合成此書。各篇體例，不能一律，篇幅長短，更不能一樣。我爲著便於敘述起見，寧可使形式不整齊，不肯受形式的支配。

第五：對於屈靈均，陶淵明，李太白，三家，已有他人做過有系統的論文了。我對於他們，表示同意的地方，我在這裏便不再說了。我對於他們懷疑的地方，我也用懷疑的態度，說明我自己的見解。

第六：在這八位以外，再有韓昌黎和黃山谷，我想有許多人以為應該加入的。然我以為韓昌黎，只不過形式上有一種特別的地方，在實質上並沒有特色。黃山谷上承杜子美，下啓陸放翁；然既不及子美，又不如放翁，除了以字句生硬為特色外，實質上也沒有特別的地方。論他偏僻的性情，又是屈靈均的一小支。從各方面看起來，二人都沒有加入的可能，所以便不加入了。

第七：我於這八位詩人，不僅就本人而論，也說到他們詩學的淵源和支派。所以雖說只有八人，但是所論及的還有許多人。

第八：蘇東坡以前六人，想是大家都不懷疑的，以為他們的詩，是有價值。而於陸放翁及王漁洋，或者還有許多人要懷疑，以為沒有甚麼可取的地方。卻不知放翁的寫實，漁洋的溫柔敦厚，確是他們的特色，是我們所應該佩服的。

以外沒有甚麼要說的話了。書中不對的地方，想不能免，請讀者賜教罷！

民國十三年二月。

胡懷琛自序。

題詞

陰曆甲子新年，閉門無事，取古人詩集讀之；得我所最心折者八家，察其人之性情環境，論其詩之特色，並淵源支派，共得三四萬字，編次成書。既畢，總題六絕句於卷端。

屈子離騷號楚辭，南方文派此宗師。一編哀艷兼幽怪，湘雨巫雲萬古悲。（右屈靈均）

浩然元氣在胸中，流露成文自不同。便說青蓮少含蓄，未能平淡步陶公。（右陶淵明）
李太白。

寫實詩篇語卻工，千秋此派幾人同？自從杜少陵之後，有個山陰陸放翁。（右杜子美）
陸放翁。

街頭孩子村間婦，解唱香山粗俗詩；畢竟只憐長恨曲，誰知諷諭有微詞！（右白居易）

香山。

大蘇才力亦奇雄，一吐胸懷氣似虹。參到甚深微妙處，禪心詩意本相通。（右蘇

東坡）

敦厚溫柔三百篇，風人微旨憶當年。可憐多少談詩客，誰識漁洋是嫡傳！（右王

漁洋）

中國八大詩人目錄

屈靈均	一
陶淵明	一二
李太白	二七
杜子美	三九
白香山	五三
蘇東坡	六六
陸放翁	七五
王漁洋	九〇

中國八大詩人

屈靈均

(一)

中國的詩歌，發生很早。如今所流傳的篇章，有堯，舜，時的擊壤歌，南風歌等。這些作品，有人說是真的；有人說是假的；也有人說連堯，舜，也沒有這些人，又何況擊壤歌和南風歌呢。

這些作品，是真是假，雖不可知；然但就孔子所刪定的三百篇看，已可算是洋洋大觀了。不過三百篇的詩，到如今雖然存在；三百篇的作者是誰，到如今已不可考了。而且那時候雖然有偶爾作詩的人，而沒有以作詩著名的詩人。中國有專門詩人，要算是從屈原起。屈原的生卒年月，事蹟，文學作品等，在今日也發生了疑問。許多名人，如胡適之。梁任公等，都細細的研究討論過。我所見過的，有

下面所列的幾種：

胡適之的讀楚辭。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內。

梁任公的屈原研究。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三輯內。

謝无量的楚辭新論。國學小叢書本。

陸侃如的屈原。單行本。

他們四位先生，已說得很詳細了。我沒有再說的必要。就是再說，也不能超出他們的範圍以外。不過他們四位先生，對於楚辭和中國詩學的關係，比較的說得太少。至多說了一句詩經是北方的文學，楚詞是南方的文學罷了。

我如今便揀他們所不曾說及的，來說一說，以補他們之缺。便是說一說楚辭和漢唐以後詩學的關係。至於屈原事蹟等，他們已經說過了，我不再說。讀者要知道時，可以參看他們的大作。除了胡適之讀楚辭一篇，如今不容易購得。而外，其他三種，都是很容易購買的。

屈原的事蹟，我們所拿來做考證的根據的，是史記裏的一篇屈賈列傳。這篇傳，有許多話是空話，也有許多話是不可相信的話。這話說起來很長，現在不必多說，只將謝无量考定了重做的一篇簡單的屈原小傳，錄在這裏，以見屈原之爲人。

屈原，楚同姓。事楚懷王，頗見信任。因草憲令，被讒見疏。不久召還，參與外交事務；他的主張，是拒秦，聯齊。曾出使齊國。懷王將入秦，他也力諫，不聽。後懷王久留秦，楚國無主；屈原憤恨他的政策不行，作離騷經，有怨刺的意思。襄王卽位，屈原又被讒再放逐，在沅湘之間，九年不返。因自沈汨羅江死。

謝无量這篇簡單的屈原小傳，很爲適當。讀者只須讀了這篇小傳，差不多已經够了。不過屈原名平，字靈均，這幾個字，是應補入的。

屈原的作品，自然是以離騷爲主要。此外再有卜居，漁父等篇。再有九歌，本爲楚人祀神的樂歌，而屈原替他改作的。後來他的弟子宋玉，景差，及漢朝賈誼等，仿他所做的作品，統名爲楚辭。如今流傳的，以王逸註的楚辭，爲最古的本子。再後來註解的人很多，不及徧舉。關於這一層，可參看胡適之的讀楚辭第二段，及謝无量的楚辭新論第三章。我這裏不多說了。下文單說屈原和漢，唐以後詩學的關係。

(二)

楚辭所包涵的第一種特點，就是說神話。九歌本來爲祀神而作，不消說了。就是離騷，也有許多的神話。如云：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鳳爲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又云：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又云：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羲和、望舒、飛廉、豐隆、雷師等，都是後世神怪小說（如封神傳）裏的名詞。宓妃，有娥佚女也是神話。九歌裏的甚麼東皇太一，甚麼湘夫人，甚麼國殤等等，更不必說了。這些神話，是詩經裏所絕對沒有的。詩經裏的神是天，詩經裏的鬼是祖宗。從天與祖宗的方面演不出離奇怪誕的神話來，從東皇太一，湘夫人一方面，便可以演得出離奇怪誕的神話來了。

從此以後，中國的詩歌裏，便添了許多神話，首先受屈原的影響的，就是曹子建；他的洛神賦，不就是神話麼？

再後詩歌裏夾雜神話的，要算李太白和李義山，最爲顯著。李太白的夢遊天姥吟云：

……洞天石飛，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
李太白的風爲馬，鸞迴車，不就是離騷裏的鸞凰爲先戒，望舒（望舒風神名）先驅麼？

李義山的嫦娥云：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義山的嫦娥，不就是離騷裏的宓妃，有娥佚女之流麼？

(四)

楚辭的第二種特點，就是說牢騷話，表現孤僻的性情。說牢騷話，在國風，小雅裏也有的；後人拿詩歌發牢騷，不單是受了屈原的影響。表現孤僻的性情，在詩經裏沒有的；在楚辭裏，卻隨處表現出他自己孤僻的性情來。如云：

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又云：

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

又云：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又云：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吾不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諸如此類的地方很多，都是充分的表現他高潔的性情。屈原自殺，一半固由於受了環境的逼迫，一半也由於他的天性是孤僻，不和俗人相投。這種孤僻的性情，充分的在詩歌裏表現出來，這是詩經裏所沒有的。或者有這樣的作品，也被孔子刪掉了。因爲孔子要拿詩經做教化的工具；這樣的充分表現孤僻的

性情，和處世接人，很不相宜，所以一例刪掉了。就是前節所說的神話，照理在初民時代的詩歌裏，也不能沒有。詩經裏沒神話，一定也是被孔子刪掉了。論語裏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詩歌裏的神話，那有不刪去的道理呢。

自從離騷出現以後，屈原拿他將自己孤僻的性情，充分的表現出來。後人讀了他的作品，當然要受了他的感化，犯了傳染病。其中受傳染病頂深的，要算是唐朝的孟東野（孟郊）李長吉（李賀）二人。

孟郊的性情，非常寒酸；李賀的性情，非常幽怪。但看蘇東坡「郊寒島瘦」四字的批評，和後人稱「長吉是鬼才」的一句話，便可以知道了。而且孟郊、李賀二人詩歌的外表，也是出於離騷。這是可以舉他們的詩來證明的。如孟郊的巫山高云：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有亭亭魂。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雲結深閨門。

按九歌云：「令飄風兮前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東野從這裏四句，化成「但飛蕭蕭雨」兩句。又云：「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野從這裏兩句，化成「至今晴明天，雲結深闈門」兩句。痕跡顯然可見。又東野的獨愁云：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常恐百蟲鳴，使我芳草歇。

按離騷云：「恐鶉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東野從這句化成「常恐百蟲鳴」兩句，也極容易看得出。這樣相似的地方很多，不及徧舉。

再說李賀他的蘇小小墓一首，最容易看得出他所受的楚辭的影響。蘇小小墓的詩云：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竹，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按這首詩，詞旨淒絕，滿紙鬼氣，固然似楚辭中之九歌；而草茵，松蓋，風裳，水佩，都是離騷中的字眼。

本來李長吉的詩，出於離騷，在以前已有許多人說過了。漁隱叢話曾說：「李長吉詩出於離騷。」而杜牧所做的長吉集序，已經說道：「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不過孟東野詩，出於離騷，前人卻沒有說過。這是我最近看出來的。大概東野的性情寒酸，長吉的性情幽怪；總之都是孤僻，都是不近人情，和屈原是一樣的。

再後梅堯臣的簡淡，黃庭堅的生硬，又是從孟郊，李賀，變化而來的了。凡後世不近人情的個性發表在詩歌裏，多少總和屈原有些關係。

個性是天生成的，假使沒有屈原也會有孟郊，李賀，梅堯臣，黃庭堅等人的個性。但是沒有離騷，恐怕他們受了詩經的陶冶，潛移默化，便不會將個性表現。在詩歌裏，便是表現出來，也不會有這樣的充分。

這種充分的表現個性，照新文學說起來，當然算是好，不算是壞。若拿詩教的眼光來看，卻又不能說是好。因為充分的發展不近人情的個性，到後來變成曲高和寡，彼此不相投洽；而社會上必現出一種冷淡的狀態來。這不是好現狀。兩樣的說法不同，到底誰是誰非，我也不敢下一句斷語。

(五)

楚辭裏的第三種特點，就是喜用豔麗的字。後來經過李義山，溫飛卿，韓致堯等人的仿效，而演為後世香豔詩。義山尚有寄託，飛卿則但得浮豔；此後香豔詩，更不足道了。

後世做豔體詩的人，無論做得如何壞，無論做得如何淫蕩，在自己說起來，總是開口溫，李；閉口屈，宋。這可算是屈原害了他們。然屈原是「好色不淫，怨誹不亂。」後人好色而至於淫，這應是屈原所痛恨的事了。

由楚辭的一部，而流為後世的豔體詩，差不多人人都知道，這裏不必引詩

爲證。

據我的觀察，楚辭和後世詩歌的關係是如此。謝无量先生說：楚辭裏有兩種思想：一種是愛國的思想，一種超人間的思想，也與後世的詩歌有很大的關係。他所說的超人間的思想，就是我所說的神話。他所說的愛國思想，他也有他的理由，讀者可以參看。

陶淵明

(一)

在屈靈均以後的詩人，就要算陶淵明了。陶淵明生在晉朝時代，比屈靈均要後得多。他的事蹟也不像屈靈均那樣發生疑問。關於他的個性及文學作品等，已有了梁任公做的一本陶淵明，已說得很明白。

我如今所說的，也就是陶詩和後世詩學的關係，爲梁任公所不曾說及的；有一二處，是對於梁任公懷疑的。

陶淵明的簡單小傳，就是下面那幾行：「陶潛，字淵明，又名元亮，晉潯陽柴桑人。大司馬陶侃之曾孫。少有高趣，超絕塵俗。嘗作五柳先生傳自况。嘗爲彭澤令，在官才數十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謂應束帶相見，陶公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賦歸去來辭以見志。躬耕自給，安貧樂道。性喜酒，愛菊，以此自放。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歲。」（梁任公謂只五十六歲）世號靖節先生，梁昭明太子喜讀公詩文，曾編纂爲集。」

這就是陶淵明的簡單小傳了。他詳細的事蹟，梁任公的陶淵明年譜，敘得很清楚。關於他的集子的異同，梁任公的陶集考證，也敘得很清楚。（年譜與考證，即梁任公所著的陶淵明書中的兩部分。）關於他的個性及思想，除了隨時在詩歌裏表現以外，再有三篇著名的文。就是第一篇是五柳先生傳，第二篇是歸去來辭，第三篇是桃花源記。這三篇文，差不多讀過幾篇古文的人，都會曉得。

就是沒有見過，要去找來看，也極容易。我這裏可不必轉載了。

(三)

陶淵明的人格，高超沖淡，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而梁任公以為有三點，應特別注意。第一：須知他是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引他詠荆軻詩及「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等句為證。第二：須知他是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引他的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與子儼等書，及移居，停雲等詩為證。第三：須知他是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引他的榮木詩，及「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成。」等詩為證。梁任公以為這三項，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而他的做人，以儒學為立腳地，而與當時的玄學佛學相融化，生出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來，造成他的人格，表現在他的文學裏。

拿這幾句簡單的話，評論陶淵明，差不多已經斃了。而我以為再簡單的說一句，就是陶淵明的人格和文學作品，都是與自然同化。說一句時髦話：陶淵明

可算是中國的太戈爾。讀者不信，細讀兩人的作品，便可以知道了。

(四)

陶淵明胸次高絕，包羅萬象；胸中元氣流露，自然成文。在那時可說是集詩歌之大成。凡晉以前詩歌實質上所有之特點，淵明無不有了；而又能造成一種與自然同化的創作。前節所說的表現在詩歌裏的三種特點，固然不錯；然這種特點，不過是偶一流露罷了。究竟淵明詩歌的本色，還是九日閒居，歸田園居，飲酒等詩。九日閒居云：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塵爵恥虛疊，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原有六首；然末首疑是僞託。其他五首云：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飲酒 一共也有二十首，今摘錄六首如下：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

時乖。縵縵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又讀山海經發端一首，寫幽居自得之趣，俯仰宇宙，自樂其樂，亦是淵明本色。詩云：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五)

淵明的詩歌，既集晉以前之大成，自成一派；而又爲後世隱逸之宗。

「爲古今隱逸之宗」這句話本來是鍾嶸詩品裏說的。我起初也不信鍾嶸

的話，以爲像陶淵明這樣包羅萬象，怎麼僅僅的說他是隱逸之宗呢？後來仔細研究，鍾嶸的話，也不曾錯。隱逸二字，固不能包括陶淵明的詩歌；然後世山林隱逸的詩歌，多導源於淵明。在淵明以前，寫田園生活，及寫山林隱居之樂的詩歌，實在少見。除陶淵明是寫田園生活，考槃是寫隱居之樂而外，從三百篇以及晉代，竟少見這樣的作品。自陶淵明以後，便多了。所以鍾嶸「爲古今隱逸之宗」這句話，並沒有說錯。不過我們不要看錯，他是說後世隱逸之詩，都是宗陶淵明；不是說隱逸二字，可以包括陶淵明。

在淵明以前，雖然也有作曠達語的詩人；然而他們的曠達，乃是富貴人縱欲行樂的曠達，和淵明從淡泊中尋真樂不同。如古詩十九首中之第四首云：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又古詩十九首之第十五首云：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又曹操的短歌行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他們的見解，何嘗不曠達？然只以縱欲行樂爲務，何曾知道在淡泊中尋找真樂趣？能知在淡泊中尋真樂的，要算陶淵明了。

(六)

後世宗淵明的詩人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唐朝王孟，韋柳，儲五家。王是王維，孟是孟浩然，韋是韋應物，柳是柳宗元，儲是儲光羲。五家皆宗淵明，而因個性及環境不同，只各得著淵明的一偏。

沈歸愚有一句話評論得最爲切當。他說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韋得其沖和，柳得其峻潔，儲得其真樸。同時及再後，山林隱逸之詩，大概都不能超出這範圍以外。這五家又皆出於淵明，合五個人的長處，而并成淵明一個人的長處，怪不得鍾嶸稱他是隱逸之宗了。今將五家的詩，各錄一二首在下面，以資參考。

王維的渭川田家云：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

又春日田園中云：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揚斧伐遠楊，荷鋤覘泉脈。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

又新晴野望云：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谿口。白水明田外，碧峯出

山後農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

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云：

夕陽度西嶺，羣壑條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又秋登蘭山寄張五云：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韋應物的夕次盱眙縣云：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沈夕。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又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云：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爲此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又東郊云：

吏舍跼終年，出郭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直可庶。

柳宗元的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云：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春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儲光羲的牧童詞云：

不言牧童遠，不道牧坡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簑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層坡，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

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七)

五家以外，再有唐朝白居易的閒適詩，也是從陶淵明來的。再有宋朝蘇軾，更是一個著名佩服陶淵明的人。他的天才豪放，有些像李太白，做詩學陶淵明，而又參以禪理，便造成他自己的一種詩派。（在白香山蘇東坡兩篇內再細說。）再後有明末的錢秉鐙，也是一位佩服陶淵明的詩家，他的詩也有一部分是從陶淵明來的。看他的田園雜興詩，便可以知道了。詩道：

春天久不晴，衣垢及時澣；身上何所著？敝襦及衿短。家人念我寒，一杯爲斟滿；酒滿不可多，農事不可緩。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乃知四體勤，無衣亦自暖。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懶。

以上不過揀著名的詩人而言，其他不著名的，更不勝枚舉。照此看來，可見陶淵明的詩，影響於後世的詩歌之深了。

梁任公先生所做的一本陶淵明，大概是很好。我讀了以後，覺得很滿意。同時有一兩處懷疑的地方，也把他寫在這裏。

第一點：他說：「後來詩家描寫田舍生活的也不少，但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總說不到真際。生活總要實踐的才算，養尊處優的士大夫，說甚麼田家風味，配嗎？淵明只把他的實歷實感寫出來，便成爲最親切有味之文。」這番話，批評淵明固然不錯；若說淵明以外的詩家，描寫田舍生活，多半像鄉下人說城市事一般，未免太抹殺了後世的詩人。後世的詩人，親身經歷田園生活，而寫他實歷實感的，像前面第六節所引的錢秉鐙田園雜興一首，又何嘗不親切呢？這樣的詩，在宋以前確是較少；在宋以後便多了。宋時陸放翁，范石湖，楊誠齋的詩，尤有大部分是這樣的。且待後面說到陸放翁時，再引詩爲證。這裏不能多引了。

第二點：他常引淵明擬古及雜詩的句子，來代表淵明的品格。我竊以爲在

淵明詩中，擬古及雜詩，已不是淵明的本來面目。因為題目叫做擬古，就是他摹仿漢魏人的神氣而做的，何嘗是他的真面目呢？好像後世人擬杜，擬李，一般。這等詩決不能表現他自己的個性。至於雜詩，也是這樣。雜詩這個題目，是魏晉以來的詩人沿用的。魏，曹植，徐幹，應璩，晉，嵇康，張華，傅玄等許多人，都有雜詩。雜詩成了一個公用的題目，也就差不多是一種體裁；無論何人做的雜詩，都有些差不多。淵明的雜詩，也是一樣。換一句話說：雜詩也就等於擬古。所以在淵明詩集裏，擬古與雜詩，當另外看，不能和其他的詩一例而論。引擬古及雜詩以代表他的品格，略有些不實在。

第三點：他說淵明高隱，只爲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若說所爭在甚麼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先生的這番話，固然可以擡高淵明的品格，擴充讀者的胸襟；然實際並不是如此。不錯！淵明固然爲著看不過當日的仕途混濁，不屑與熱官爲伍；然姓司馬與姓劉的界限，淵明並

不能完全打破，因為他本是個儒家出身，儒家講名教，甚麼君不君的問題，頂要講究；淵明雖然胸襟高超，然在那時，甚麼「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觀念，是有的。須知他不是生在今日；若在今日，三歲小孩子，也知道姓司馬的與姓劉的，值得不爭論了。若說淵明棄官，在劉裕篡晉以前，可證明他沒有「姓司馬的姓劉的」成見。這話也不確，因為淵明棄彭澤令，又是一件事；終身高隱，又是一件事。他棄官固然爲著仕途混濁，然「姓司馬的姓劉的」成見，終不會忘卻。讀者不要笑我這話是腐敗！須知評論古人，自當這樣說；不能戴了現代的眼鏡，去看古人。

第四點：他說建安七子的一段話，也有些和事實不符。這是旁的問題，和陶淵明無關，這裏不多說了。

李太白

(一)

陶淵明說完以後，就要說李太白。在淵明以後，太白以前，經過一個所謂南北朝及初唐的時期；這個時期，乃是中國詩學墮落的時期。著名的詩人如南徐、北庾、初唐四傑等，都是在文字的表面上做工夫，把實質完全忘記了。甚麼平仄、聲韻，甚麼詩韻，都產生於南北朝的時候。這個時代，可算詩學受束縛的時代；束縛過分了，不得不發生解放的運動，於是有陳子昂、張九齡出來，做個詩學革命的先驅；再後復產生李白、杜甫二人，而詩學革命，便告成功了。

今日談中國詩學的人，無人不知道唐詩；談唐詩的人，無人不知道李、杜。他們二人，可算中國詩學界頂著名的人。二人雖然生在同時，卻是人格和詩歌作品，都是絕不相同的。照舊文學家說：李恃天才，杜恃人工。照新文學說：我以為李是浪漫，杜是寫實。兩種說法，在表面上雖然不同，在實際上就是一樣。因為非天才超逸，不能做浪漫的作品；非人工深刻，也不能做寫實的作品。若說到兩家的淵源，也可說是集詩學的大成。從離騷以至南北朝名人的長處，他們都能容納

一些；又卻能不落摹仿的痕跡，而別有自家的面目，這就是叫做能殼融化了。關於杜甫的話，下章再說，現在先說李白。

(二)

李白，字太白。先世在隋末謫居西域，後來逃還巴西，便爲蜀人。少年倜儻不羣，喜縱橫之術；擊劍任俠，嘗手刃數人。又好神仙；五六歲時，能誦六甲。二十後出遊湘，楚，至長安；爲賀知章所賞識，稱他天上謫仙人，從此名滿京師。官翰林。元宗召他在宮中賦詩，飲酒沈醉，舉足令高力士脫靴。高力士深恨了他，在楊貴妃前，說他壞話，便被元宗疏遠了。這時太白是四十四歲。第二年，賜金放歸，乃浪跡河洛，梁園，而至廣陵。元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亂事紛起；太白由廣陵渡江南奔。這時永王璘舉兵起事，太白曾幫助他。後來璘兵敗了，太白連累入獄，定了死罪。幸虧他從前認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脫了子儀的罪；這時郭子儀貴了，力保太白，才免了一死。因此流放到夜郎去。不久被赦回來，浪游金陵，宣城一帶。年六十

二歲，卒於當塗。後世野史上說：「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這話不是無因。不過李華所做的墓誌，魏顥所做的李翰林集序，李陽冰所做的草堂集序，皆沒有說起他是墮江溺死的。恐怕是諱言罷了。

(三)

以上所說的，就是太白簡單的小傳了。在這區區數行字內，已可看得出他的平生。關於他詳細的事蹟，有近人做的一篇李白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李白的年譜，可以參看。（在武昌師範大學文史地雜誌一卷一期內。）關於太白的個性，和他詩歌的淵源，那篇李白研究裏也說得很詳細。我這裏爲免重複起見，我的意見和他相同的，也不多說了，但略說一些。而於他所未備的再說一些。

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上，有幾句話道：「眸子爛然，哆如餓虎。時或束帶，風流蘊藉。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幅。」這幾句話，恍如畫出一個李太白的小

像來。參以上節所記的「喜縱橫，擊劍任俠，手刃數人，好神仙，誦六甲，令高力士脫靴，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等事看來，便可以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了。拿簡單的話來說一句：就是他合仙與俠而爲一人。飄忽不羈，塵世一切的事，他都不看在眼裏。

他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詩歌，也能充分的表現他的個性。我們但看他爲人，便可以知道他的詩，是怎樣的詩了。

(四)

我如今說到他的詩歌，先將他和陶淵明並論：陶淵明在漢魏以後，而能掃除一切的虛僞；李太白在南北朝，初唐以後，而能解除一切的束縛：這是他們相同的一點。後人說：太白出於陶淵明，而杜甫出於庾子山，這話不是無因的。此外兩人個性似相同而實不同的地方，可說明如下：

陶淵明喜歡喝酒，李太白也喜歡喝酒：這是相同的。然淵明是「偶有名酒，

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詩序）而太白便是「剗卻君山好，平鋪江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了。淵明是「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而太白便是「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了。淵明以詩歌自娛，太白也以詩歌自娛。然淵明是「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五柳先生傳）而太白便是「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了。

陶淵明胸襟高超，不把勢利放在眼裏；太白也胸襟高超，不把勢利放在眼裏；然淵明是不爲五斗米折腰，解印而去；太白便要命高力士脫靴了。

陶淵明有豪俠氣，太白也有豪俠氣；然淵明只不過在擬古詩中，略說幾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遊行」的話，太白便說「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了。又說「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了。

陶淵明有超人間的思想，太白也有超人間的思想；然陶淵明不過是託之

於桃花源，太白便要說「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了。又說：「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了。前人說：淵明中庸，太白狂者。這兩句話，實在不錯。我以為淵明的浩然元氣，似孟子；太白的汪洋恣肆之文，似莊子。根本的差別：一個是以儒學爲立腳地，一個是合仙與俠而爲一人。

他是浪漫，俠也是浪漫，所以李太白的歌詩，可說完全是浪漫派。

(五)

再說一說李白與杜甫。他們兩人，同時而齊名，所以後人拿他們並稱。不過李恃天才，杜恃人工，兩人絕不相同的。杜甫稱李白說：「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這也恐怕是老杜拿主觀的眼光去看太白罷。

在太白的詩集裏，固然可以尋得出他的淵源來，自離騷以下，以至於最近的陳子昂，無不是太白詩歌的淵源；然我以為太白究竟靠自己的天才，偶然讀了古人的詩歌，自己落筆做起來，也便相像，並不是從前人的詩歌裏苦學而來。

的。所以他那些詩是從離騷來，那些詩是從漢魏人來，都不是重要的問題。我在這裏不多說了。（李白研究一篇裏，說得很多。）若是杜甫，學古人的工夫，卻比李白要深些。

（六）

再說太白與謝朓及陳子昂。在太白自己的詩裏，常常說起謝朓來，如云：「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如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如云：「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他又曾登華岳落雁峯，說道：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一問青天耳。（見新唐書藝文傳）他這樣的傾倒謝朓，所以王漁洋說他「一生低首謝宣城」了。

李白和陳子昂，住在相近的地方，（子昂是射洪人）而子昂生在李白稍前一點；因地理和時代的關係，太白很有些地方，受了子昂的影響。所以朱子說：「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崇之如此。」

我以爲太白傾倒謝眺，是他晚年到了宣城時所有的觀念；他尊慕子昂，乃是他少年在蜀中時的觀念。太白和他們兩人，雖然有關，然他們二人影響於太白並不深。這兩層在白白的詩裏，不很重要，太白自有他自己的面目。

(七)

白白的詩，多不勝錄。現在揀簡短的，略錄幾首在這裏，以見一斑：

月下獨酌云：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云：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迹棲絕巘。

春日醉起言志云。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云：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

以上各詩，絕似淵明。然「有時白雲起……」與「狂風吹我心……」等句，飄忽不羈，而絕無含蓄，處處看得出太白和淵明不同。若太白的七言，那更不同了。如古有所思云：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金陵酒肆留別云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云：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行路難云：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船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這幾首詩，最足以表現得出太白的特色。

他就是很簡單的四句絕詩，也是這樣。如敬亭山獨坐云：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又如下江陵云：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送孟浩然之廣陵云：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就是這幾首小詩，看他是何等胸襟啊！

(八)

李太白以後，像他一路的詩人，簡直是少有。只有蘇東坡，有些像他；這裏另

有一篇說蘇東坡，那時候再細說。此外有高青邱，他的詩也略似太白，把他附在太白後面，略說幾句。

高青邱名啓字季迪，明初長洲人。元末避張士誠之亂，移居在松江的青邱地方。因號青邱子。明太祖洪武初年，詔修元史。後因文字獄被殺。年三十九歲。他的詩在明初和楊（基）、張（羽）、徐（賁）並稱。然其他三人皆不及高啓。他的才氣奔放，似太白處，只看他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可見一斑。詩云：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
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
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誇天下壯；
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
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
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
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
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
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
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
潮。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
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
限南北。

杜子美

(一)

和李白同時而齊名的詩人，便是杜甫。然一個是浪漫，一個是寫實，這些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關於杜甫的詩，在舊文學家評論起來，只拿氣魄雄厚，格力謹嚴等話，來恭維他。就是說他的實質上的好處，也不過說他將忠君愛國之忱，一一發表於詩裏。然格律謹嚴這四個字，拿新文學的眼光看起來，不但是毫無價值，而且是最可厭的一件事。忠君和偏狹的愛國，（當時的國，就是帝王家的產業）也是已過去的道德；所謂因時代的關係，已失去他的價值了。我以前也是這樣的見解。如今細看他的作品，卻又不然了。

近人對於杜甫的詩，做一種有系統的研究，而尋出他的真價值來，有梁任公先生所做的一篇情聖杜甫。（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內）只看情聖二字的題目，便可知他對於杜甫，以爲是一個感情極豐富的詩人了。然我以為凡是詩人，感情都比常人要豐富。因為詩是偏於感情的，感情不豐富，便不能

成爲詩人。凡是詩人，他發揮感情的技能（如詩爲發揮感情的技能之一種）都比常人要好；否則也不能成爲詩人。所以拿情聖二字來表示杜甫的詩，和其他詩人不同處，固然可以說；但終覺得有一些不切當。

我以爲杜詩真正的價值，永久不能消滅的，還是新文學裏所說的寫實二字。所以決然拿寫實派的詩家六個字來稱他，使讀者從這一點去尋找杜詩的好處。（按梁任公也稱他是半寫實派。參看情聖杜甫。）

（二）

杜甫，字子美。他的先人，本襄陽人，後徙居河南鞏縣。他的祖父，就是杜審言，也是有名的詩人。杜甫生當唐元宗開元之初，早年漫游四方，和李太白等詩人，都是好朋友。中年遇安祿山之亂，從京師逃到甘肅的靈武地方；謁見肅宗，補了個右拾遺之職。不久，告假回家，遇著飢荒，在路上幾乎餓死了。後來流落到四川，依靠故人嚴武；嚴武死後，四川大亂，他又逃難，從四川到湖南。寓居耒陽，嘗至嶽

廟，遇著大水，十幾天沒飯吃。耒陽令聶君，聽見這消息，親自駕舟去救他出來。在大曆五年夏間，卒於耒陽。年五十九歲。他有兄弟和妹子，都因亂離的緣故，難得見面。（梁任公說他有兩個兄弟，一個妹子，然杜集中有遠懷舍弟穎觀等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賦詩卽事，第五弟豐獨在江左無消息寄二首等篇。可見子美不止兩個兄弟。）又按錢註杜詩說：甫有四弟：曰穎，曰豐，曰觀，曰占。他和他的夫人楊氏，也常常不見面的。他有幾個兒女，因饑荒竟餓死了。賸下兩個兒子，名叫宗文，宗武。於杜甫死後，也漂泊在湖湘間。（舊唐書文苑傳說：「兒女餓餓者數人。」梁任公於情聖杜甫的第二節說：「他有一個小兒子，因饑荒餓死。」大約是根據杜詩「幼子餓已卒」一句而說的。照舊唐書文苑傳說，可知他於幼子之外，再餓死了女兒。）

杜甫的境遇是如此的，他將國家亂離之感，骨肉分散之情，一一寫在他詩裏。所以人家又稱他的詩叫詩史。這樣的詩，在他詩集裏，多不勝舉。他又有最著

名的一首佳人，可算是借佳人替他自己寫照。一方面寫出他的境遇，一方面也表現出他的人格來。那佳人詩道：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白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婚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這首詩借佳人比他自己，可說是一首絕妙的象徵派的詩，他的性情，境遇，都可以從這首詩裏看出來了。

(二二)

杜詩真正的好處，就是寫實，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如今且看他的寫實的作
品。他於自己家庭的狀況，描寫得很忠實。如七歌之一云：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中原無主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七歌之二云：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百憂集行云：

憶年十五心尙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
卽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怒叫索飯啼門東。
前四句寫自己兒時的狀況，末二句寫他兒子的狀況，都十分忠實，能畫出
無知無識的小孩子的狀態來。又如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

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兩腳如麻未斷絕。日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村童對面爲盜賊，和驕兒惡臥等情形，虧他寫得出。又如彭衙行云：

……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嘖。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關，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淚闌干。衆雛爛熯睡，喚起沾盤飧。

這一段是寫他全家逃難的狀況，何等的實在啊！

他再有一首贈衛八處士的詩，寫朋友聚會的情形，也歷歷如畫。詩云：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四)

他寫那時候的社會現狀，有著名的六首詩，叫做三吏，三別。便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各一首。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各一首。今揀石壕吏，垂老別兩首錄在後面，以見一斑。石壕吏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帑。老嫗力雖

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垂老別云：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按土門杏園皆地名）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讀這兩首詩，可以見當時亂離的狀況。此外再有兵車行，哀王孫等篇，也是差不多的作品。這裏不多錄了。

(五)

他的寫實，不但是善於寫大事，而且善於寫細事。就是對於尋常的景物，如一草一木，寫在他詩裏，也寫得非常忠實。如秋雨歎云：「禾頭生耳黍穗黑。」如青陽峽云：「林迴峽角來，天窄壁面削。」都刻畫入微。不過這樣的詩，在律詩裏尤多，而形容景物的地方，不過是只在一兩個字；如今的讀者，往往忽略過了。我如今且舉前人的兩段話，來說明這一層。王安石鍾山語錄云：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卽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疏嬾興何長。」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按此數句皆杜詩。）

葉夢得石林詩話云：

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勝；惟微風反

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則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是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

歐陽修六一詩話云：

……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祭都慰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也。

以上這些話，在舊詩家說，算是練字。其實不是練字。在新詩家說，算是藝術上的工夫，很不重要。其實也不是藝術上的工夫，乃是深刻的觀察，實在的描寫。描寫景物，到這樣的深刻，在新詩裏，我只看見胡適之的湖上一首。他的詩道：

水上一個螢火，

水裏一個螢火，

平排著，

輕輕地，

打我們的船邊飛過。

他們兩個越飛越近，

漸漸的併作了一個。

這首詩，可以說和杜甫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一樣的好了。不過胡先生的湖上詩的好，人家容易看得出；杜先生詩的好處，人家很容易忽略過。寫實的詩，固然不是身歷其境的人不能寫；而且非身歷其境的人，不能領會。所以李白的詩，翻成西文，能博得外國人歡迎；杜甫的詩，卻不能這樣。不單是難譯的緣故，也是因為他所寫的實在情形，乃是中國古代的社會情形，外國人不容易看得出他的好處。這樣的趣事，我也親自遇一次。我有一回，從上海往蘇

州去游玩，到蘇州車站，下了火車，騎著驢子，往虎邱去，在路上將實在情形寫出來，做了一首七絕詩，後二句云：「瘦驢應是馱人慣，自識尋途到虎邱。」回到上海，將這詩給許多朋友看，都以為很平常，沒有甚麼好處。後來有一位蘇州朋友看見了，他卻極力稱贊，說是很好的。我問他好在何處，他答道：「蘇州車站的驢子，大多數只要你騎上了他的背，他自己認得轉灣抹角，往虎邱去的，不要你留心，不會走錯路。你的詩能道得出這種特殊的情形，所以算好。但是不曾親自經歷這種事的人，也不能領會的。」當時言罷，彼此大笑。這件事雖值不得甚麼，但是很有趣，所以把他附記在這裏。

總之：杜甫寫實的技能，能大能細，範圍甚廣。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天地一沙鷗。」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如「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句。區區幾個字，要包涵多少事情在裏頭。

(六)

如說到杜詩的淵源，和他與後來詩學的關係，前人也早已說過了。元稹道：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庾徐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

秦觀說道：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無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

以上兩人的話，是說杜詩的淵源；他們雖未免恭維得太過，但是杜詩集諸家之長，是不錯的。所爭的是一個「諸」字，所指的是多是少罷了。稍爲寬一

點說，稱他爲「集大成」也無不可。

他和後世詩學的關係，是怎樣呢？且看孫僅說道：

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尙軒軒然自號一家，嚇世炫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杜工部詩集序）

他這番話，我不贊成；因爲照我的眼光看起來，所謂某家得到某一部分，沒有充分的證據。這裏我只好置之不論，算是缺疑罷了。後人又謂黃山谷是學杜，然也不過由杜詩的一部分變化出來的罷，決不是死學的。

總之：杜詩可以說集衆人之長而自成一家；然衆長中也有沒甚麼大價值的。譬如徐陵，庾信的藻麗，只是用些好看的字眼，沒有甚麼多大的價值。我以為杜詩在今日看起來，還是稱他是寫實，較爲說得出他的真好處。

白香山

(一)

李唐一個朝代裏的詩，要算是極盛，詩人也算是極多；不過除了李白、杜甫，以外，在古今詩人中，能和李、杜並列的，卻不可多得了。如王、孟、韋、柳、儲、五家，只不過是陶淵明的分派；而孟郊、李賀，又是屈靈均的支流；在杜甫以後，也有許多人，是從杜甫分支出來的；所以能穀和李杜並列的，只不過一位白香山。

在新文學界裏出風頭最早的，要算是白香山。一則因為他是著名的白話詩人，他的詩鄉下老婆子也能穀讀得懂。二則因為他的詩，也著眼在社會上取材料，所以新文學家送他一個徽號，叫做「白香山的社會文學」。這兩點確是他能穀自成一派，和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在這本書裏，有敘述他的必要。讀者先看他的小傳，再看他的詩罷。

(二)

白居易，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生於大曆七年，卒於會昌六年，

七十五歲。他五六歲時，便學爲詩。明白淺顯，人人能解。與元微之齊名，人稱爲元粗，白俗。然因爲他們粗俗，所以能普及到一般社會。據元微之說：微之一天，在平水街市中，看見許多村塾兒童，唱著詩歌。微之問問他們，他們說：先生教我們讀樂天、微之的詩。卻不認識當面就是微之。（見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他的詩不但流傳於普通社會，而且流傳到日本新羅去。（新羅，當時國名，在今朝鮮）可見他流傳的普遍了。居易雖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然性情恬淡，他嘗學淵明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於儒學之外，尤通佛學。晚年與香山的和尚如滿結香火社，故自號香山居士。

(二)

我們評論白居易的詩，無論如何，不如他自己評論得真確。他有給元九（就是元微之。和他好朋友）的一封長信，說明他自己的詩，是怎樣。（此書見舊唐書本傳內）我們讀了他這封信，也可以不必再說許多不關痛癢的話

了。原信太長，現在揀要緊的地方，節錄在這裏：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

道缺於時，六義始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離花先萎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

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覲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

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奏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

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而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四)

他自己將他的詩，分做四部分：一是諷諭；一是閒適；一是感傷；一是雜律。雜律詩他自己不滿意，感傷詩也無特好處，我們也可以置之不論。論他的諷諭，是直接出於詩經，他自己說得很明白。閒適是從陶詩一部分而來的，而又參以禪理，可說是合陶詩禪理而成的。以禪理入詩，在他前頭，王維已有這樣的彩色了；不過王維的彩色，還不及白居易這樣的顯著。總之：他的詩，他自己評論得很明白，不用我們多說，只看他代表的作品罷！

他的諷諭詩裏，頂著名的，就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其他續古詩十首，寓意五首，和答十首，有木八首，並新製布裘，杏園中棗樹等，都是佳作。今選錄數首，如傷宅——秦中吟之第三首——云：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迴，坐臥見南山。繞廊紫籐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買花——秦中吟之第十首——云：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萋萋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芭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上陽人——新樂府之第七首——云：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

宗末年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悄，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尙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折臂翁

——新樂府之第九首

——云：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邕南邕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
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
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老
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
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民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杏園中棗樹云：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爲不自知，生花此

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棗亦在其間，如
嫖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寄言遊春
客，乞君一迴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君求悅目豔，不敢爭桃李。君若
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以上傷宅等四首，都是對於時事，有所刺諷而作，故名爲諷；杏園中棗樹，以
物諭人，故名爲諭。

(五)

再看他的閒適詩。他的性情，本來恬淡，他集中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又有
讀老子，讀莊子，讀禪經等詩。可見他於陶詩及道家書與禪經，都很喜歡讀的。於
是我們可知他閒適詩的淵源了。如小池二首云：

晝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景沒，近水微涼生。坐把蒲葵扇，閒吟三
兩聲。

有意不在大，漑漑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

隨口道出，毫不做作，很像陶詩。又如齊物二首云：

青松高百尺，綠蕙低數寸；同此大塊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悶。

椿壽八千春，槿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冉冉孤生竹。竹身三年老，竹色四時綠；雖謝椿有餘，猶勝槿不足。

這思想是從莊子裏來的。贈王山人云：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這思想是從佛書裏得來的。

以上各詩，可以爲白香山閒適詩的代表了。此外雖然再有許多，都不出此範圍以外。

蘇東坡

(一)

宋朝的詩人，本來是蘇，（蘇軾）黃，（黃庭堅）范，（范成大）陸，（陸游）四家並稱的。我這本書裏所說的，就是四人中的兩人。（蘇軾和陸游）因爲陸游是間接出於黃庭堅，照我看來，要比黃庭堅好。范成大和陸游同時，詩派也差不多，然比陸游爲稍遜，陸游可以代表范成大。所以我這裏只取蘇陸兩人了。

在蘇軾以前，宋朝的詩人，還有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都能掃除晚唐纖麗的習氣，而以簡淡蒼老爲歸。然規模太小，究不能與蘇，陸並論。而他們和蘇詩的關係也不多，所以我這裏丟開不講，只說蘇軾。如今可先看他的小傳，再論他的作品。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他的父親就是蘇洵，（字明允，號老泉。）他的兄弟就是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和他自己，在中國文學界，是有名的。三蘇人又稱東坡爲大蘇，他生於景祐三年。嘉祐二年進士。那時王安石秉政，和他不對，謫居杭州及黃州等處。後因文字嫌疑，謫居海南。不久回來，於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歲。他平生喜讀陶詩，曾作和陶詩四卷。又好佛學，嘗與和尚佛印交游。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東坡志林五卷。

(三)

蘇詩的特色，也很容易說明；就是合李太白，陶淵明，並參以佛理而成的。有時過於粗豪，失之豐縟，然這正是東坡的本色。宋詩鈔小傳論他的詩道：

子瞻詩，氣象洪闊，鋪敘宛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刷之工未盡也。而世之訾宋詩者，獨於子瞻，

不敢輕議；以其胸中有萬卷書耳。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

稱他氣象洪闊，鋪敘宛轉，可見他的才氣過人處。洗刷之工未盡，自是才氣粗豪人的本色。就是現在人所說的隨手寫出來，不在字句上做修飾的工夫。淵明、太白都是這一路的。蘇詩大概在淵明、太白之間。

茗溪漁隱叢話論東坡詩云：

東坡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相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太白。後自嶺外歸來，次韻江晦叔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這一番話，也很切當。惟后山詩話說他「晚年學太白而失於粗」，卻不知粗亦是太白的本色。后山詩出於山谷（即黃庭堅）以苦做爲工，對於東坡之粗，自不滿意。

王漁洋論東坡詩云：

慶曆文章宰相才，晚年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淋漓大筆四字，說得很當；而於蘇詩得力於佛理，更看得透徹了。

然他人評論東坡，總不及東坡自評。他自己嘗說道：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又云：

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喜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又云：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矣。

我們領會得這個道理，便可以知道蘇詩的特色了。

(四)

前面已經說過：他的詩是淵源於陶，李，而參以禪理。現在可引他的詩，證明如下：如和陶游斜川云：

謫居淡無事，何事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湫洄，捨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按過是東坡兒子的名字。這時候同遊。）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按「春江淥未波」六句，絕似陶公。東坡既然喜讀陶詩，和作至四卷之多，那麼他所受的淵明的感化，自然很深了。和陶詩以外，就是像新居一首，也似淵明。詩云：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延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然而他的性情豪放，沒有含蓄，很像太白；又因他生長四川，四川是太白的故鄉，而且山水奇險，和長江下游不同，東坡生長其間，因個性及環境種種的緣故，自然東坡的詩歌，要像太白了。如他遊金山寺詩，不絕似太白麼？詩云：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
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鞞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
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
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原註：是夜所見如此。）

二云：

就是他簡短的七言絕詩，也似太白。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之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又書辨才白雲堂壁云：

不辭清曉叩松扉，卻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
這首詩和太白的敬亭山獨坐有些相像。

又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云：

忘歸不覺鬢毛斑，好事鄉人尙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
這首詩，尤和太白的下江陵，送孟浩然之廣陵相像。

然而東坡喜讀佛書，故詩中常有禪理，最容易看得出的，就是下面兩首。

梵天寺僧守詮詩云：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云：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復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者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後一首尤充滿了禪意。而東坡自己說：「喜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這句話，也是很確的。我們試看他喜笑怒罵的詩，無論甚麼，都可以寫入詩裏的。如聞子由瘦云：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藜芋，薦以燠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

又如讀孟郊詩云：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著蠶蟻，竟日嚼空螯。……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卮醪！

花豬肉，黃雞粥，燻鼠，燒蝙蝠，小魚，蠶蟻，拉拉雜雜，一齊寫入詩裏；而嘲諷孟郊，尤足令人發笑。這便是他喜笑怒罵的一斑了。

我們從這幾方面看來，便可以知道他的詩，有怎樣的特色；也可以知他爲人，是怎樣的性情。

(五)

東坡門下士很多，其中著名的，就是蘇門四君子：一黃庭堅，二晁補之，三秦

觀，四張耒；黃庭堅出於蘇門，而能自成一家，爲南宋以來詩學之宗，稱爲江西派。其他晁，秦，張，三人稍遜。宋詩鈔小傳，稱晁以氣勝，秦以韻勝，（淮海集鈔小傳）

東坡自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然我以為四人出東坡門下，多半係仕宦關係；若論詩歌，便不相干。各人有自己的面目，不能說是東坡的支派。所以這裏不多說了。若黃庭堅和南宋詩家的關係很深，待下面說到陸放翁，再為略說幾句。

陸放翁

(一)

蘇東坡以後，便是陸游了。他的詩，也是寫實，和杜甫一樣。不過他的境遇，較為安樂，和杜甫不同；他的性情，偏於閒散，和杜甫不同；所以寫的實情實事也不同。所寫的雖不同，而寫法卻是一樣。所以陸游的詩，我也當他是寫實看。

然杜甫詩所包甚廣，杜甫才力雄厚，不是陸游所能及的。陸游所擅場的，只是杜甫的一部分；而杜甫所有藻麗的地方，陸游一概沒有。這便是他們二人的異同了。

(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他的祖父，名叫陸佃。在宋徽宗時，官至尙書左丞。游少時因蔭得官，後爲秦檜所忌，檜死，才擢編修，出知夔嚴二州。當范成大爲蜀帥時，游爲參議官，故居蜀最久。晚年家居，恬淡自樂，所爲詩善寫鄉村閒居之樂趣。卒年八十五。詩稿最多，總署劍南。以上所述，便是陸游的簡單小傳了。

(三)

論陸游的詩，可先一看他的淵源：陸游和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四人，師事曾幾，傳其詩法。試看趙庚夫題曾幾詩集云：「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而曾幾的詩法，又自黃庭堅得來。試看陸游替他做的墓誌銘，有「以杜甫黃庭堅爲宗」之語。而黃庭堅又是學杜甫的。死做隻字半句，不肯輕出；（這八個字是宋詩鈔山谷詩鈔小傳上的話。）而他的性情，又極褊僻，所以做成一種生硬的詩。（這種褊僻的性情，我以爲像孟郊、李賀，及屈原。）

由杜甫的一支，而黃庭堅，而曾幾，而陸游，屢有變化；不過到了陸游，已脫盡了硬做的習氣，變而爲自然。這一點也就是陸游比黃庭堅更好的所在了。

陸游間接再間接從杜甫得來的好處，就是寫實。這種師承，在今日看起來，似乎沒有研究的必要；但當時的事實，確是如此。陸游的詩，不是一味的摹仿杜甫，也不是摹仿黃庭堅和曾幾，須知淵源和摹仿不同。

南宋以來，詩人多宗黃庭堅：或是直接，或是間接，無不從黃庭堅一派出來。而黃庭堅又是學杜甫，所以宋詩鈔有「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之語。然我以為這句話，只可說從黃庭堅以後是如此，黃庭堅以前卻不然。不能包括一切宋詩。

黃庭堅一派的詩，就是有名的江西派。然我以為過於生硬，終不是極好的詩。若陸游，范成大，楊萬里，三人，雖皆出於黃庭堅，然淺語常談，信口道出，極其自然。和江西派的生硬不同。這三人中，尤以陸游爲最好。

(四)

我以爲放翁最好的文學作品，就是描寫鄉村閒居的樂趣。不但是詩，他有兩篇散文，也可稱是寫實的妙文，就是居室記和東籬記。這兩篇文，很簡短的，我現在把他錄在這裏，和他的詩參看。那居室記云：

陸子治室於所居之堂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閒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

疏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東籬記云：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埋五石盆，瀦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

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暮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草，楚詞，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日，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虜！晉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這兩篇散文，寫他晚年閒居時自己的事情，很是忠實。論文也簡潔蒼老，因爲他是老年人的手筆，所以才這樣的蒼老。所謂寫實，不一定要是立在第三者的他位，描寫低級社會的情形，才算寫實；就是寫自己的事，寫得真實不虛，都算寫實。寫實固然要細細的描寫，像這兩篇很簡短的文字，似乎不能充分的描寫；

然他一句一句，都是實在的情形，像居室記一篇，室內一切物，一切的事，都寫得很周到，這正是中國文字簡潔的好處。我們不能因為他篇幅這麼短，便以為太簡略了。

(五)

我們再將眼光注在這一點，去看陸放翁的寫實詩。他最會描寫鄉村特殊的情形，如秋日郊居云：

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
(自註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

村書)

按：我們讀了這首詩，至少可以知道當時的村塾兒童所讀的書，是雜字、百家姓之類。又我們常稱鄉村私塾先生為冬烘先生，然究不知他的出處；今讀了此詩，才恍然明白。冬烘先生，就是冬學先生。冬學之例，在如今已沒有了；(指

我們小時候所住的鄉村而言，旁的地方我不知道。所以冬學二字，也不懂。冬學大約因爲春夏秋三季。農家孩子，要在田裏作工；只有冬天，有閒工夫讀書，所以便有這種特別的冬學，來招收這些學生。可惜現在教育不能普及，鄉村兒童，終年失學的很多；像這樣腐敗的冬學，也沒有了。杜詩人稱爲詩史，像陸放翁這樣的詩，真是社會史。比杜甫專寫國家大事，還要有價值。放翁詩不也可稱爲詩史麼？又如杜門云？

寂寞山深處，崢嶸歲暮時。燒灰除菜蝗，（讀去聲）送芋謝牛醫。笕水晨澆藥，燈窗夜覆棋。杜門君勿怪，遲暮少新知。

三四句確是鄉村實事。又春雨絕句六首之二云：

千點猩紅蜀海棠，誰憐雨裏作啼粧；殺風景處君知否？正伴鄰家救麥忙。天公似欲敗蠶麩。雨冒南山暮不收；駭女癡兒那念此，貪看蝌蚪滿清溝。

這兩首詩，也是鄉村寫真。第一首中救麥二字，是鄉村的特別名詞，讀者請

注意他！又對食戲作二首云：

霜餘蔬甲淡中甜，春近靈苗嫩不斂；採掇歸來便堪煮，半銖鹽酪不須添。
春前臘後物華催，時伴兒曹把酒杯。蒸餅猶能十字裂，餛飩那得五般來。
按五般餛飩，不知是甚麼；恐怕般當作盤，但不能一定說是如此。又如新歲

改歲鍾馗在，依然舊綠襦。老庖供餽飪，跣婢煖屠蘇。載糗送窮鬼，扶箕迎紫姑。兒童欺老曠，燈下聚呼盧。

賽神云：

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園拋鬼飯，高杙置神鵝。（自註云：村人謂祭神之牲爲神豬，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自開歲連日陰雨未止云：

江雲漠漠雨昏昏，歸老山陰學灌園。十里羊腸僅通路，三家鐺腳自成村。應時膊飩聊從俗，耐久鍾馗儼在門。近縣傳聞頗多盜，呼兒插棘補頽垣。
(自註云：俗有年膊飩之語。予貧甚，今歲遂不能易鍾馗。)

按這三首詩，可算是鄉村生活的寫真，也可算是風俗史。第三首膊飩，爲膊飩之諧音，係當時俗語，今已不知何謂。而第一第三兩首，皆是敘新年事，皆說到鍾馗。鍾馗，在今日是端午節的點綴品，卻不知在那時候，是新年的點綴品。他又有鳥啼一首，可算是農家曆了。詩云：

野人無曆日，鳥啼知四時。二月聞子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閔蠶飢；四月鳴布穀，家家蠶上簇；五月鳴鴉舅，苗稚憂草茂。……

放翁像這一類的詩極多，舉不勝舉。其他斷句如：「紅顛帶芒收晚稻；綠苞

和葉摘新橙。」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蝟刺坼蓬新粟熟；鵝雛弄色凍醅濃。」藜粥數匙晨壓藥；松肪一碗夜觀書。「荒陂船護鴨；斷岸笛呼牛。」

「稻陂正滿初投種，蠶子方生未忌人。」描寫鄉村情景，像這樣的詩，放翁以外，確不多見。惟普通選本，於放翁這樣的詩，多刪去不選，所以人家越發不知道。梁任公說：陶淵明以後的詩人，描寫田園生活，不能寫到真際。卻不曾知道陸放翁，有這樣的好詩。

這樣的詩，在杜甫詩集裏，已經有一二首了；所以說陸游的詩，是從杜甫來的。杜甫著名的南鄰一首，不就是這樣的麼？南鄰云：

角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杜甫的「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盤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也是這樣。不過沒有陸游做得多，也沒有陸游這樣充分的寫罷。

(六)

陸游除了寫鄉村生活以外，描寫他眼前常見的事，也寫得極忠實。如傳誦

人口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便是個絕好的例。此外這樣的詩尙多，如園中晚飯示兒子云：

一飽何心慕萬鍾，小園父子自相從。
蚍蜉布陣雨將作；蛺蝶成團春已濃。
澗底束薪供晚爨；街頭糴米續晨舂。
盤餐莫恨無兼味，自繞荒畦摘芥菘。

閒意云：

柴門雖設不曾開，爲怕人行損綠苔。
妍日漸催春意動；好風時捲市聲來。
學經妻問生疎字，嘗酒兒爭激艷杯。
安得小園寬半畝，黃梅綠李一時栽！

書適云：

老翁年七十，其實似童兒。
山果啼呼覓；鄉讎喜笑隨。
羣嬉累瓦塔；獨立照盆池。
更挾閒書讀，渾如上學時。

秋懷云：

園丁傍架摘黃瓜，村女沿籬採碧花；
城市尙餘三伏熱，秋光先到野人家。

此外描寫入微的，如「紙閣幽窗見細書。」如「小蝶穿花似繭黃。」如「燕嘴新泥雨未乾。」看似平淡，實在描寫得逼真。

(七)

放翁生當南宋偏安之世，對於金人的侵掠，很爲不平。他那種鬱塞磊落之概，時時發表在他的詩裏；故常有感激豪宕之什。後人至於稱他爲「亘古男兒一放翁。」這未免恭維太過了。他這一類的詩，只有一時代的價值，沒有永久的價值，如長歌行云：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
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古寺臥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
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螿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
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
國讐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

關山月云：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沈沈按歌舞，廐馬肥死弓斷絃。
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云：

僵臥孤村不自哀，尙思爲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排悶云：

四十從軍渭水邊，功名無命氣猶全；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彘肩。
以上各首都是他激烈豪宕的詩，這也是放翁詩的一種特色。我以為其意固然可取，然終未免書生說大話罷。如言俠義，不如李太白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較爲實在。故我以為這不是放翁唯一的好處，他唯一的好處，還是寫實。

和放翁並稱的，有范成大，號石湖；楊萬里，號誠齋。三人詩是差不多的一派。放翁的詩，可以代表這兩家；故我不多說。只各將他們的詩附錄數首於此，以資比較。

范成大秋日田園雜興云：

秋來只怕雨垂垂，甲子無雲萬事宜；
穫稻畢工隨晒穀，直須晴到入倉時。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

喜雨云：

昨遣長鬚借踏車，小池須水引鳴蛙；
今朝一雨添新漲，便合翻泥種藕花。

春晚卽事留游子明王仲顯云：

繡地紅千點，平橋綠一篙。楝花來石首，
穀雨熟櫻桃。笑我生塵甌，慚君有
敝袍。故人能少駐，門徑久蓬蒿。

楊萬里閒居初夏午睡起云：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俗作上）窗紗。日長睡足（俗作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

登淨遠亭云：

池冰受日未全開，旋旋波痕百皺來；野鴨被人驚得慣，作羣飛去卻飛回。
甲申上元前聞家君不快西歸見梅有感云：

官路桐江西復西，野梅千樹壓疎籬。昨來都下筠籃底，三百青錢買一枝。

王漁洋

(一)

中國古代幾個有價值的詩人，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屈原而後，如陶淵明，如李太白，如杜少陵，如白香山，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他們的詩是有價值了。但是清朝的王漁洋，卻沒有人說起他。不但是不說他好，而且是攻擊他。如章太炎所講的國學概論裏面說：

王漁洋，朱彝尊的詩，失之典澤過濃。

又梁任公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裏面說：

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吳偉業之靡曼，王士禛（即王漁洋）之脆薄，號爲開國宗匠。

章梁兩先生，對於竹垞（朱彝尊）梅村（吳偉業）漁洋，皆不滿意。然余以爲竹垞失之典澤過濃，是不错；梅村靡曼，也不错；獨不滿意於王漁洋，我不敢贊同。

王漁洋的詩，和方望溪的文，在前清稱爲一代正宗；然而在當時，已有人攻擊他們，說道：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字，阮亭詩。

阮亭就是王漁洋的別號；人家說他的詩，和望溪的文，同是才力薄弱，好像不足稱爲正宗。我按，望溪的文，不是在本題範圍以內，我故置而不論，單論王

漁洋的詩。

(二)

我要說明王漁洋的詩有價值，須先說明「詩是甚麼？」再說明「中國的詩是甚麼？」

「詩是甚麼？」這一個答案，大概是：「詩是發抒感情的文字，」無論中國，外國的文學家，都承認這句話了。

外國名人的詩的界說，恕我不能多引；單引中國人的詩的界說，證明詩爲發抒感情的文字。

詩言志；歌永言。（虞書）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詩大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同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朱子詩序）

試看以上三個人的話，已可以完全明白詩是發抒感情的文字。詩的唯一職務，就是發抒感情。不過詩與歌有無分別，另是一個問題；這話很長，可參看拙著新詩概說。（商務印書館出版）

再說「中國的詩是甚麼？」這一句定有人要發生疑問，以為：中國的詩，難道和外國的詩，有兩樣麼？（不是指形式而言，形式當然不同。）我便答道：中國的詩，是發抒感情的；外國的詩，也是發抒感情的；不過發抒的方法不同。中國人的感情，是用很婉轉，很含蓄的口氣，發抒出來的。外國人的感情，是直說出來的，大概是說得毫無餘蘊。中國詩裏的感情，好像是平淡些，外國詩裏的感情，極其熱烈。實在中國人的感情，並不平淡，不過是含而不吐，好像是平淡罷了。這便是

中國詩的特點，也便是中國詩和外國詩的異點。（以上所說的詩，都是指詩經裏的詩，楚辭以後，便有變了。）

中國的詩，婉轉而含蓄，也可引古人的話來證明：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屈原傳）

儻然哀而傷，怨誹而亂，那便是將胸中的感情，盡說出來。今日：哀而不傷，怨誹而不亂，這便是含蓄。所以孔子又說：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

看這句話，可以知道古時的人，拿詩做教化的工具；用婉轉含蓄的詩，養成人民溫柔敦厚的性情。所以說：看見他的人民溫柔敦厚，便可以知道他的詩教昌明了。而溫柔敦厚，也就是中國國民性的特點，也就是中國詩學的特點。

以上所說的，都是詩經裏的詩；他所有的實質很單純，就是溫柔敦厚的感

情。詩經裏的詩，多半是比興。並不直說。你看詩人的心，多少忠厚啊！到了楚辭出現，乃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思想接觸時代。離騷雖然仍是溫柔敦厚的感情，卻已加入許多神祕幽怪的故事。到了漢朝，中國人和匈奴人接觸以後，詩的實質，更加入一種粗豪悲壯的氣概。到了晉朝，晉代式的老莊學說，盛行以後，中國詩的實質裏，更加入一種玄妙高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及唐，佛學盛行而後，中國詩的實質裏，更加入一種覺悟解脫的見識。因此便生大變化了。以後千流萬派，大概逃不了上面所說的五種原素；（關於這一層，另有拙著中國詩歌實質上變的大關鍵，說得很清楚。）而五種原素之中，尤以溫柔敦厚的感情，爲中國詩的本色，而卽爲詩學的正宗。

(三)

必須明白了第二節的話，然後可以論王漁洋，因爲王漁洋的詩，就是能彀得溫柔敦厚之旨哩。今述王漁洋簡單的小傳，而後論他的詩。

王士禛，字子貞，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生于明崇禎七年。明亡，他十一歲入清，官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年卒，年七十八。他的祖父名象晉，明萬曆間進士，官浙江布政使，父名與敕。清順治元年拔貢，贈尚書。漁洋幼時跟著他祖父，住在杭州；七八歲間，回到新城讀書。清兵入關，新城陷落，他曾避至長白山。後來天下平定，漁洋仕清，曾爲揚州推官，又嘗使蜀，使粵，所到的地方很多；各處都有記遊的筆記，或記游的詩。二十四歲時，游濟南，與同時諸名士，會于大明湖，賦秋柳詩，因結秋柳社；一時和詩的人很多，至今秋柳詩猶極有名。其實秋柳詩並不是他的頂好的作品，不過是一時浪傳罷了。他的著作很多，隨時刊行；臨死時，自己滙萃諸集，詳加去留，編成帶經堂集九十二卷，他的性情，是喜歡交遊；見人家有一佳句，必再三稱道，不肯去口。嘗編感舊集十六卷，都是他朋友所做的詩。又著漁洋詩話兩卷，他朋友，或後輩所做的詩，凡是他以爲好的，雖一二斷句，亦必採入，極力稱道。這正是他的性情敦厚處。他自己八歲能詩；十二

歲時，他的祖父，方作草書，以「醉愛羲之蹟」一句，叫諸孫屬對；漁洋對道：「狂吟白也詩。」十五歲時，已有詩集一卷，中載落葉詩云：「已共寒潮上下，況逢新燕影參差。」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煙波問板橋！」照此看來，可知他天生是一位詩人了。

(四)

現在再論他的詩罷：他的詩就是「溫柔敦厚，怨而不亂，深得國風小雅之遺。」簡便說一句，就是「詩經的嫡傳」罷了。

他能得詩經的嫡傳，一部分是他性情的關係，一部分也是時代的關係，再一小部分，也是地理的關係。

說到他的性情，他是個富於感情的人；感物成吟，有一往情深之概，卻又不流於輕佻豔冶，如秦郵雜詩八首之一云：

前溪柳色碧沈沈，醉寫新詞付阿音；
法曲淒涼鬢絲改，畫衣何處舊泥金！

高郵雨泊云：

寒雨秦郵夜泊船，南湖新漲水連天；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

秦淮雜詩二十首之二云：

傅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見青溪長板橋！
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這樣的詩，都足以表現他的性情溫厚。

他喜歡交朋友，然沒有千金結客的豪舉；只於分合聚散之際，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一唱三歎，卻又無激越悽苦之音。他嘗於一夜之間，做了懷人的絕句六十首，最爲有名；此外如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云：

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蕭蕭；疎鐘夜火寒山寺，記過吳楓第幾橋？
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千里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夜半鐘！

寄陳伯璣金陵云：

東風作意吹楊柳，綠到垂楊第幾橋？欲折一枝寄相憶，隔江殘笛雨蕭蕭！
真州絕句六首之一云：

曉上高樓最上層，去帆婀娜意難勝！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
送陳子萬之黎城丞二首之一云：

美人爲政太行西，到及人蓀五葉齊。頗憶故園風物否？白雲紅樹滿荆谿！
送胡崱孩赴長江云：

青草湖邊秋水長，黃陵廟口暮煙蒼；布帆安穩西風裏，一路看山到岳陽。
讀這幾首詩，可以知他對於家人朋友的感情了。

孔子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像漁洋這樣的詩，真可以當得而無愧。

(五)

說到他生存的時代，和他的詩，也有很大的關係。大概清初詩人，都是生於明末；對於國家興亡之感，自然不能完全消滅，時時流露於文字之間。故清初的

詩，比乾嘉以後要好。乾嘉以後，天下承平無事；詩人也無所感激，便不免言之無物，自然而然的，流入平庸一途。像王昶所選湖海詩傳裏的詩，最足以爲代表。其中如沈德潛吳山懷古之一首云：

大觀亭榭俯丹梯，千尺峯巔一杖藜。孤嶺界分城內外；曲江劃破浙東西。
潮頭如馬當空立；山勢猶龍入望低。吳越興亡總陳跡，伍胥英爽震羣黎。
沈德潛號稱大家，尙不過如此；其他更不必說了。這是時代使然，無可如何的事。本來是「物不得其平則鳴」，今既得其平，可以不鳴；可以不鳴而偏要鳴，那當然是敷衍成文，而沒有真情流露於其間了。

然清初的詩固然好，而明末遺民，又往往過於激烈，未免怨誹而亂了。像卓爾堪所選的明四百家遺民詩，最足以爲代表。其中如萬壽祺的入沛宮云。

泗亭春盡樹婆娑，漢帝宸遊不再過。魂魄有時還至沛；樓臺落日半臨河。
風吹大澤龍蛇近；天入平沙雁鷺多。我亦遠隨黃綺去，東山重唱採芝歌。

怨誹而不免於亂，這也是有激而然。總之明遺民詩，往往過於激烈；乾嘉以後的詩，又過於平庸；只有王漁洋，恰在這中間，既不是言之無物，又不是怨誹而亂。因為漁洋生於明末，然明亡時，年紀尚小，和其他的遺民不同，卻又目覩興亡，和生長在乾嘉以後的人又不同；況他又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能不有所謂「故宮禾黍」之感麼？所以他的詩，也往往帶一些感時傷事之意，卻又低徊往復，而不忍直言。如曉雨後登燕子磯絕頂云：

岷濤萬里望中收，振策危磯最上頭。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盡；建業西風水自流。洒淚重悲天塹險，浴鳧飛燕滿汀洲。
永嘉人盡建業水流，無處不是含著亡國之感；不過不露痕跡罷了。讀者試將他和沈德潛的吳山懷古，萬祺壽的入沛宮相比，便可以知道他的詩和時的關係了。

就是他著名的秦淮雜詩，也是憑弔故國之作。如云：

舊院風流數頓楊，
梨園往事淚沾裳。
樽前白髮談天寶，
零落人間脫十娘！
如云：

新月高高夜漏分，
棗花簾子水沈薰。
石頭巷口諸年少，
解唱當年白練裙！
前一首大有「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之意，
第二首大有「白頭宮女在，
閒坐說玄宗」之意。至如：

當年賜第有輝光，
開國中山異姓王。
莫問萬春園舊事，
朱門草沒大功坊！
之弔徐中山，又如：

新歌細字寫冰紈，
小部君王帶笑看。
千載秦淮嗚咽水，
不應仍恨孔都官！
之刺阮大鍼，更爲明白顯著了。

(六)

再說到地理的關係，就是因爲他是個山東人。
山東在黃河流域；所以他的詩，是國風小雅之遺，而沒有染長江流域文學的彩色。

就黃河流域說，也各地不同；山東爲黃河流域中最富庶之區；而且山水很好，大明湖，趵突泉，風光清秀，水木明瑟，大有江南風景，黃山谷說得好：「濟南瀟灑似江南。」漁洋生長於此，所得的山水之助，一定不少。

又況山東是孔子的故鄉；孔子當年，講學於此，應用詩教，以養成人民溫柔敦厚之風；魯國人所受的感化，當比他國人要更深一些。這種溫柔敦厚之風，是一直遺傳下來的；不遇著詩人，不易表現出來，都含蓄在內面；一遇著王漁洋這樣的詩人，便一齊表現在詩歌中了。

照此看來，王漁洋的詩，和地理的關係，豈不是也很深麼？

(七)

總觀以上各說，可見王漁洋能得詩經之傳，乃有種種的關係；並非是偶然的事。而且他的詩，在實質上，純然是溫柔敦厚的感情，並沒有他種實質，（如第二節所說的各種實質）糅入其間。所以可稱爲詩經之嫡傳。

與王漁洋同時的人，評論王漁洋的詩，雖不曾說明他的詩是詩經的嫡傳，然他的真價值，也已看出了。如張九徵云：

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託。（見漁洋詩話）

按：筆墨外之性情，就是含蓄，也就是溫柔敦厚。他人的感情，盡情發表出來；漁洋的感情，卻含而不吐。這就是漁洋詩的好處。再看別深寄託一句，也就可知漁洋的詩，是得著詩經比興之旨了。

又如劉體仁云：

讀同時他人作，雖心知其十倍於我；倘假以學問，似若可追。至阮亭，即使我更讀書三十年，自覺去之愈遠。正如仙人嘯樹，其異在神骨之間；又如天女微妙，偶然動步，皆中奇舞之節。當使千古後謂我爲知言。

按他人詩可以學而能；漁洋之詩，不可以學而能。這就是學問可以讀書得來，性情不可以讀書得來。而溫柔敦厚的性情，尤不可以讀書得來。仙人之嘯，天

女之舞二句，尤能道出漁洋詩的好處。

又如吳陳琰爲漁洋蠶尾續集序云：

司空表聖論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酸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余嘗深旨其言。酸鹹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何神韻也。詩得古人之神韻，卽昌谷所云：骨重神寒；詩品之貴，莫踰於此矣。

按：這話雖然不錯，然不能算深知漁洋。因爲他只說漁洋的詩是神韻好，尙未能充分說出漁洋詩的好處來。而後人誤會了，以爲神韻就是才力薄弱的表示。才是冤枉！然大意仍是不錯的，仍可以和我的話互相發明。

總之：拿一切的話來說明漁洋詩的好處，不如說他的詩是詩經的嫡傳。

(八)

和漁洋同時的名家真不少：如江左三大家，（錢牧齋，吳梅村，龔芝麓）如嶺南三大家，（陳元孝，屈翁山，梁藥亭）如南施北宋，（施愚山，宋荔裳）這許

多人，不能徧舉。或以才力勝，或以典麗勝，比他雄厚宏博的很多；然不能稱正宗。就是他人的詩，不能算詩經的嫡傳；王漁洋的詩，能算詩經的嫡傳。人家稱他才力弱，是不相干的。詩是發抒感情的，並不要講才力；倘然大才博學的人，才能做詩；那麼詩經上的國風，爲甚麼多是閭巷歌謠呢？

從這一點看來，所以我承認王漁洋的詩，是詩經的嫡傳，可以當得正宗而無愧。

除了王漁洋之外，同時的詩家，據我個人的眼光看來，便是要算海寧查初白，（名慎行）宣城施愚山（名閏章）了。

